

新编武侠系列

上

风流世家

司马轩 著



黄山书社

内 容 提 要

当年的武林八大美女共同爱上了东方少饮，貂凤仪是东方少饮最后的选择，但造化弄人，鸳鸯两分离。

老天作弄人，二十年后，同一血缘的姊妹白芷、冷蕙、伊莎儿又同时爱上了周无忌，而周无忌却独爱东方心心。

世间的事往往不公平，也常因得不到而生妒，当年八大美女之中的五大美女先后惨死，八大美女之一的江雪雁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子以抵儿子父亲的风流债。

“东海门”的白波波来自扶桑，她脱离不了扶桑人那种有仇必报的本性。白波波的两个女儿先后主谋了许多武林血案，企图侵夺东方世家。

崛起江湖的逍遥宫宫主妄图称霸武林，做武林天后，原来这隐藏在暗处的厉害狠毒之人就是

.....

楔 子

三月初八，武林三大世家、两大堡中的东方世家老太君六十岁寿辰，虽已言明不办寿筵，老太君要上半山寺上香祈福，但来自江湖武林各地的寿礼，却纷纷涌到。

首先到的贺礼来自武当，接着是天山、蒙古、碧云宫、神梭派、天香门、穷家帮、逍遥宫、少林、峨嵋、华山等派，当然其中免不了有上官世家、周家堡、太湖水帮的贺礼。

东方世家则派出老太君的外孙——周无忌——去年方自泰山“玉皇顶”夺得“天下第一高手”美称的周家二少堡主为总招待。

负责招待来自四方源源不断的新朋好友。

免不了的是宴开如流水，一桌又一桌。

当然，三江五湖的英雄好汉更纷纷藉此机会，寻友把酒畅谈。

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寿筵席开，众人已酒至半酣之时，来自大观山庄万年世家送来的贺礼。

当东方老太君上完香，回到家接受众人祝贺时，家丁来报，大观山庄送来一份很大的贺礼，请老太君亲自破例让他们直送上大厅。

虽然有点不合情理，老太君却毫不犹豫地地点头。

只见前面四男四女八个姣童，手捧寿桃、美酒、乐器前行，接着是八名身着粉红衣裳，外罩彩衫的美女迎风飞舞地飘进正厅中，最令人讶异的是紧跟在后面的八名昆仑奴，他们的肩上拥着一乘座舆，缓缓来到太君跟前放下。

当座舆的纱帘掀开时，贺客轰地哗然大噪。

从那座舆上，缓缓站起一名蛾眉淡扫，不施脂粉，美得丝毫不带人间烟火气的白衣少女，迎着东方老太君行大礼拜寿。

——白芷——白芷——唤白芷的声音此起彼落。

白芷的纤手微抬，八名姣童纷纷拿起乐器，刹时丝竹悠扬，乐声响彻寿堂，八名身罩粉红彩衫的少女，如仙女般翩然按韵起舞。

献舞乐落，所有彩衣女都退了下去，乐音再起。

白芷手中的琵琶音也加入，接着檀口一张，歌声出喉，如黄莺出谷，又如珠落玉盘，令人听了神清气爽。

在场的宾客，个个见多识广，但何曾听过这种天籁之音，此刻莫不屏息凝听，神魂飞越。

东方老太君的六六大寿筵后，白芷的声名就此更名扬大江南北，声闻边陲野地。

刚用过午饭，东方老太君的佛堂里一片静寂。
这个时候，老太君正在歇息。

只有三个半大不小的男子在埋首抄佛经，另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孩，一手掩着嘴，一手拈着针，两眼滴溜溜地转着看。

只见桂婆婆在上房那儿侍候老太君午睡，还没有回转，王嬷嬷又正在打瞌睡。

江雪雁雪姑姑这会儿也正在忙，没见到人影，这是小女孩感到最安心的。

“好机会！我要溜了！让小书虫、大头、小溜子在那里抄，本小姐东方心心才不陪你们呢！”

女孩心中这么一盘算，立刻放下针线，轻轻地站起身，踮起脚尖无声地走着，一步步地溜出佛堂。

※ ※ ※

东方心心开心地溜到屋后的大塘边，跳坐在大石上，开心地双手拨弄着水玩。

真好，难得能躲过雪姑姑的监视，不再绣那“啥捞子”的佛堂帷帘，心情真是好到极点了。

正当东方心心玩腻了拨弄水的游戏时，从上游隐隐传

来一个男孩的啜泣声。

大水塘的上游正是桃花溪，溪畔的风光驰名远近。

上游正流下一截木头，一个小男孩抱着木头随着水冲向东方心心站的水塘边来，只听“砰”的一声，木头卡在两个突出水面的大石上，不再往下冲去。

那小男孩似乎刚落水不久，身上并未湿透，没听见他惊慌喊叫，只是藉势放开石头，爬上其中一块大石。

东方心心立刻认出他是东方世家管外务的总管王二爷的小儿子——王家成，小名胖哥。

“胖哥，别动！”东方心心喊道，“小心水深，别松手，我去带你过来。”

胖哥没看东方心心，只是拼命忍住眼眶中的泪水，不让她落下，而脖子伸得长长的，两眼盯着水流的方向看，一眨也不眨。

东方心心觉得有异，不禁顺着他的眼底光瞧去，只见一只描金绣虎的靴子，正顺着水飘向水塘中心，绕着潭心正在那儿打转、绕圈圈呢！

“在那儿！”胖哥带着哭声喊道，“那是姥姥刚刚送我的，掉了一只，爹知道会骂我的……”

东方心心打量了一下水势，决定冒个险，去拯救小男孩的鞋子。

小溜子和铁疯子从她很小的时候起，就都教会她游泳，她的水性好极了，以前她也并不是没游过比这更深急的河流。

她看了一下四周，确定没有人在附近，便很快地脱掉

鞋袜，开始解开外面的披风及外罩的衣裙。

“你留在那儿，千万不可以动，知道吗？”东方心心告诉胖哥道，“我去帮你捡回鞋子。”

胖哥用力地点点那颗大头。

东方心心脱掉外衣，只剩贴身红绫袄子、红绫松花长裤，便像一条红色的线一般溜下水去！

刚下水时，她机灵灵地打了个寒噤，不一会儿她就适应了水温，矫捷地向水塘中央游过去，两手不停地拨开漩涡边的枯草败叶。

“胖哥！我找到你的鞋子了！”东方心心冒出水面，高兴地大叫。

胖哥看到她手中拿的鞋子，就想爬下石头。

“不！你留在石头上不许动，我不需要帮忙！”东方心心看见，忙制止。

她又潜入水中，往岸边快速地划来。

当东方心心从水面爬上岸时，一手拿着鞋子，一手拨着眼前湿淋淋的头发，嘴上边高兴地嚷着。

“胖哥，我擦把脸再抱你……”

她的头，结结实实地撞上了一堵软墙，同时有一只手不耐烦地扣住她的手腕。

“你这个野丫头！”江雪雁那冰霜般森冷的声音，在东方心心的耳响起。

抬起头，映入眼中的是一只冷森森的眸子，正淡漠地看着自己，东方心心心底一凉，身子一僵，只觉得有股寒意，由脚底往上传。

东方心心低下头，看着没穿鞋子的脚趾头，嗫嚅地轻叫了声：“雪姑姑！”

“把鞋袜穿上再说！”江雪雁脸寒如冰。

东方心心不敢再说话，跨前两步，把手中湿淋淋滴着水的鞋子，递给了已被江雪雁抱到水塘边的胖哥，乖乖地套上鞋袜、外衣。

※ ※ ※

在东方世家老太君的佛堂东侧厢房中，老太君冷峻的眼光盯着跪在木凳上的东方心心。

江雪雁冷冰冰地立在一旁，盯着东方心心跪着的双膝，没有怜惜只有满意。

“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丫头，你可能会淹死，你知不知道？”

“不……不会，”东方心心骇怕道，她被老太君那冷峻的神色吓着了嗫嚅道，“我……我水性很好。你瞧，我不是好好地站在这里吗？”

“去年淹死在水塘里的渔夫，水性难道比你差？”

“我知道我不该随便下水，但我没有做错事！”东方心心试着和老太君讲她下水的理由，好让老太君消气。

“你没做错事？你一个女孩家只身涉险，若一个不慎，你让我怎么跟你爹交待？如果不是你雪姑姑发现而换了另外一个人，看见一个十二岁的大女孩光溜溜地从水中爬出来，话传出去，东方世家的脸，不就被你丢光了。”

东方心心咽着口水，脸色发白，记起了上一次她在铁疯子家，刚学会游泳，有一次兴冲冲地偷去河边游泳，玩

得兴起，忘了时间晚了。

结果爹和大师兄周无忌及铁疯子——铁千乘，竟率人到处寻找、搜索她。

最忘不了的是爹看见她平安无事的那一刹那间欣喜欲狂的神色，然后她足足有两天没办法坐下来。

东方心心悄悄地从眼睫毛下偷瞄了老太君一眼，只见老太君闭着眼，嘴上喃喃不停地念佛经，手中不停地拨数着佛珠，东方心心瞧不出她的心事，也不清楚老奶奶会怎样发落她。

等的时间越长，东方心心就越害怕，就在情绪紧张、害怕到快要失去控制，想失声尖叫时，老太君缓缓睁开眼睛，双目炯炯地看着跪在凳上的东方心心。

老太君手微抬，示意东方心心站起来。

“一个女孩子家，整天就想玩，将来怎么嫁人？今天起，不准你再跑出去，除了早晚二次练功外，就跟着你雪姑姑学着做些家事，有空的话，就赶着些把佛堂上的韩帘上的图样儿绣好。”

老太君对东方心心说完，又转过头对待立一旁的江雪雁道：“这丫头给她爹宠坏了，今儿起，你就多盯着她点，把那些女孩儿家该学的，通通教给她，免得将来嫁了人，让人笑话咱们东方世家。”

东方心心可是一声也不敢吭，她心想，再忍一会，就没事了。

果然老太君很快地把她们赶出佛堂。东方心心乖乖地跟在江雪雁身后，走近花园的月洞门边，哧溜一转身，眨

眼不见了。

※

※

※

东方心心没有回到房间，反而走到水榭旁的一块大圆石上坐下来。

撑着膝盖，凝视着天。

周无忌跨上小桥，远远便看到穿着宽松红色衣服，正在发呆的东方心心。

平常的她是扎着两根长长的辫子，随时随地地摆来荡去，今天却是全部散开，披在肩上，宛如大姑娘般又妩媚，又娇柔。

周无忌在远处看得都痴了。

好一会儿，周无忌才清醒过来，缓缓走向水榭。

走近了些，周无忌才发现东方心心有些不对劲。

那瓜子脸上那对黑白分明、灵活俏皮、满含笑意的大眼睛少了平常快活的精神，俨然一副落落寡欢的神情。

“嗨！小跳蚤！”周无忌洪亮有力的声音在东方心心的身后响起。

东方心心微微侧过头去，瞥了在身旁坐下来的周无忌高大身形一眼，没有回答。

周无忌仔细地看她了一眼，诧异道：“今天怎么没精神了？怎么啦？跟小高子抢东西抢输了，饿得没力气跳了？”

东方心心摇摇头，抑住了想向周无忌诉苦的冲动。

周无忌是她的大师兄，佩姑姑的小儿子，也是她的好朋友。他人很好，又聪明、又能干、武功又好，虽然大自

己八岁，却能不厌其烦地陪她这个小孩子玩。

他是东方世家中唯一最疼她、肯陪她玩的大人了。

老奶奶整天在佛堂念经，爹老是生病，雪姑姑整天冷冰冰地板着脸，佩姑姑在周家堡，一年只回来一次，所以她老觉得好孤单。

爹的四个徒弟中，无忌哥哥常常不在，尤其是他自去年得到“天下第一高手”的荣衔后，更少陪自己了。

江千山二师兄，跟爹一样，老是生病，不然就是躲在书房看书，于扶风三师兄老是爱欺负自己，只有小师兄高兆东最好，常陪着自己，不过再怎么样自己总觉得好孤单，她好羡慕小胖哥有娘噢！

想到娘，她的心情就更低落了。

周无忌学她的坐姿，温柔地道：“告诉无忌哥哥，什么事让你不痛快？”

东方心心很想把心中梗着的不快说出来，但又觉得不好意思，自己老是臭事一大把，尤其是这件事还让老奶奶——东方老太君不高兴呢！

突然间，东方心心的思绪飘到另一边去了。

她想到老太君要她好好跟雪姑姑学做家事，好嫁人的事。

“小溜子！”东方心心迟疑道：“人长大是不是一定要嫁人？”

“小溜子”三字一出口，周无忌就知道东方心心情绪低潮期已过了，才会叫出他的小名来。

不过，东方心心如果年纪再大一点，她就会懂得周无

忌在听到她后面那句话时，所受的冲击有多大，而眼神中的惊骇有多深。

“怎么？小跳蚤你要嫁人了？”

“那是老奶奶说的啦！”

周无忌的脸突然变色了。

“是谁家来跟老奶奶提亲了？”周无忌急急问道。

“我不知道！”东方心心不高兴地道：“刚才老奶奶说，叫我好好跟雪姑姑学做家事，以后嫁人用，免得将来丢东方世家的脸。”

“嗯！小跳蚤，你就为这事烦呀！没关系，大不了将来嫁个有钱人，让佣人去替你做就成了！”

“就是嘛！”东方心心高兴地一扬头道：“嫁人还要绣东西，那会烦死人的。再说我才十二岁，爹有一次说过，他要等我到十五岁，知道自己的心意后，才让我嫁人。”

周无忌看到东方心心那副得意扬头样，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如果舅舅说要等你知道你自己的心意，才让你嫁人，那他明天就可以把你嫁掉了，因为你在七岁时，就非常了解自己的心意了。”

“这话怎么说？”东方心心非常讶异问道。

“你忘了，你七岁时，就追着铁疯子铁千乘说要嫁给他了，因为一个爱喝酒的人，喝酒时，桌上一定有东西可以吃，冲着这点，证明你自己完全知道，你是为了什么原因要嫁他的！”

这话一出，两人立刻哈哈捧腹大笑起来，尤其是周无

忌，笑得弯下腰去。

“这是真的！”东方心心快乐地承认道，“那时候，我真的是那么想的。”

东方心心笑得双手直拍自己的膝盖。

笑声低沉了。

“小溜子，女孩子长大要嫁人，你们男孩子也要娶老婆，你想过没有？你要娶哪一种老婆？”

“没有，我一直知道我要娶谁！”周无忌说时，脸上露出一股古怪的笑容，望着脚下的水池。

这是个太消息，让东方心心直跳了起来。

“真的？谁？是我认识的人吗？快告诉我？”东方心心抓住周无忌的手直晃。

周无忌只是望着她，古怪地一直傻笑。

“谁？”东方心心一直追问着，“噢！我知道了，一定是那个冷蕙！送奶奶一柄玉如意那个穷家帮的冷蕙。”

周无忌摇摇头。

“是天山来的霓彩姊姊！”

“是武当神风掌元师姑的侄女……”

“是太湖的浣花女……”

“哎呀！小溜子，你一直摇头，都不是我怎么会知道是谁嘛……噢！该不是铁疯子家隔壁那个胖子阿花吧！”

“去你的！”周无忌忍不住笑叱道。

“好嘛！不是就不是嘛，我看你呀就像奶奶叫的小溜子，名字跟人一样，滑溜溜像条鱼，我看八成你要找的是——一条鱼，才能跟你相配。”

“有意思，小跳蚤，你这个主意真好！”

“哼！什么主意真好？我看你连一条鱼都配不上，干脆找只螃蟹，那才制得住你。”

“螃蟹……嘿嘿……嘻嘻……”周无忌一个劲儿笑得好开心。

“算了瞧你笑得那个样子，你以为好看啊？笑……笑……你还笑，牙齿白……对了！”东方心心像发现金子捡到元宝般，高兴地叫起来道，“白芷……对不对……那个大观山庄，万年世家来的白芷……名歌妓白芷……”

东方心心一头热地直嚷。

“她又漂亮、又美丽、又温柔、又大方、又……”

周无忌还是一个劲儿摇头不语。

东方心心发现又是猜错，而且周无忌也没有意思要回答的样子，便瞪了他一眼，开始抓起地上几根干树枝，把上面的枯叶子、枝桠，一个个掰去。

“小跳蚤，你准备逼供啊？”周无忌一脸好奇地看她掰枝桠、叶子。

“不是？！”东方心心答道，眼神中有抹调皮的笑意，“我打算跟你赌一场，如果我能够射下对面石头上的那朵小花，你就得告诉我她是谁？”

“如果射不中呢？”

“如果不中，而你能射中那朵花，条件则让你开！”东方心心笑嘻嘻地道。

事实上，也难怪东方心心那么有把握，她一向就以暗器最为拿手，而射中短短几丈距离远的小花，在她来讲，

实在是件轻而易举之事。

“我开始后悔，为什么当初要跟你赌博？”周无忌轻笑着道。

可是东方心心脸上挑战的笑容，他又无法抗拒。

只见东方心心把手上的树枝除去枝桠、枯叶后，又运用内力，化指为力，利用指风，把小树枝削成细细的小木签，然后得意地拿在手里看了看。

她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，木签拿在左手中，轻轻一甩。

“哧哧哧哧”破空声响起——

只见石头上轻飘飘地落下七朵小花，在水面上飘飘浮浮，荡呀荡的，往他们二人面前荡过来。

周无忌看见她脸上那份洋洋得意的笑容，忍不住摇摇头，叹气道：“我现在更后悔为什么要教你暗器，让你赢我！”

“哼！暗器是你教我怎么射的，可是那是我自己练出来的功夫。”东方心心神气地提醒他，两手插在纤细的腰肢上。

“好啦！小溜子，你到底要娶谁？”

周无忌两手向后支着地，仰头看着东方心心笑，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。

“你想我希望娶谁？小跳蚤！”

“我不知道，”东方心心摇头道；“不过我希望她能和你一样好，不要像雪姑姑一样。”

“我告诉你，她很好。”周无忌的声音好温和、好诚恳

地道，“她又聪明、又活泼、又美丽，脸上永远带着笑容，温柔、甜蜜、快活，有一种天生的吸引力，吸引着周围的人不自觉地喜欢她。”

“那很好，她一定是个很好的人。”东方心心很高兴地说着，丢下手中的木签，拉着周无忌的手，催促着道，“小溜子，快把她娶回来跟我玩嘛！”

周无忌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“快嘛！你为什么还不赶快把她娶回来嘛？你不敢说是不是？那我去跟她说，我会跟她说，无忌哥哥人很好，武功很棒，叫她嫁给你！”东方心心天真无邪地说道。

周无忌坐正，抿着嘴笑了笑，伸出手抓住东方心心，要她坐下来。

周无忌伸手，温柔地摸摸东方心心的头发。

“因为，她还小，”周无忌低声说道，“她还小，她爹说要她到十五岁，知道自己心意的时候，再让她嫁人。”

东方心心听得一头雾水。

她迷惑地抬起头问道：“怎么她爹也和我爹一样啊？”

“傻丫头，我在说你呀！”周无忌忍不住摇头叹息。

“我？你说我？”东方心心更是愣住了。

“对！小跳蚤，就是你。”

“不行呀！”东方心心猛地摇头道。

“为什么不行？”周无忌不解地道。

“当然不行，我嫁你，就永远不能像姑姑一样，一年到头跟姑丈一起去玩了。我就只能待在东方世家了。而且你是我表哥，你好大，等我长大时，你就老了，你走不动

了，你怎么可以娶我？”

“你长大后，我就老了，会走不动了？”周无忌被她弄得糊里糊涂了，“喂！小跳蚤，谁告诉你说的，你长大后，我就会老得走不动了？”

“你呀！你自己说的呀。你说我若不快点长大，等我长大后你头发、胡须都白了！这话你说过好几次，铁疯子跟裴光‘石头’都听见的呀！”东方心心理直气壮地道。

“什么跟什么呀？”周无忌一听，苦笑声连连。

“怎么？你不承认呀？”

“唉呀！小跳蚤，这话叫我怎么讲嘛？真希望你现在真的长大了，那么你就会懂我的意思了。”周无忌一向能言善道，这下子是有话说不出，有理讲不清了。

的确！这种话也真的需要东方心心长大，才能体会出来的。

“好啦！好啦！反正不懂就是不懂啦！等我哪天弄懂后，我再嫁你好了。不过……”

“不过什么？”

“不过我先声明，如果我以后决定嫁你，我可不要做什么家事管什么帐或绣花哦！”

“可以！可以！”周无忌直点头，苦笑道，“我知道你只喜欢吃、弄吃的，和小高子一样！”

“对！对！所以以后我们可以天天和小高子住在一起，天天有人陪我玩，陪我弄吃的……”东方心心粲然一笑，开心地道，“我想嫁给你，也许比嫁给铁疯子好多了！”

这是第一次，有生以来的第一次，周无忌希望自己能